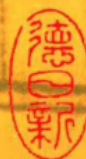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

卷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三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 13 冊

劉秉忠《藏春樂府》研究（下）

林妙玲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劉秉忠《藏春樂府》研究(下)／林妙玲 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〔民100〕

目 4+166 面；19×26 公分

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三編；第13冊)

ISBN：978-986-254-634-5 (精裝)

1. (元) 劉秉忠 2. 學術思想 3. 詞論

011.08

100015559

ISBN-978-986-254-634-5



9 789862 546345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三編 第十三冊

ISBN：978-986-254-634-5

劉秉忠《藏春樂府》研究(下)

作 者 林妙玲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1年9月

定 價 十三編 20冊(精裝) 新台幣31,000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劉秉忠《藏春樂府》研究（下）

林妙玲 著

箋 注

木蘭花慢〔1〕

—

到閑人閑處，更何必、問窮通〔2〕。但遣興哦詩，洗心觀易，散步攜筇〔3〕。浮雲不堪攀慕，看長空澹澹沒孤鴻〔4〕。今古漁樵話裏，江山水墨圖中〔5〕。千年事業一朝空。春夢曉聞鐘〔6〕。得史筆標名，雲臺畫像，多少成功〔7〕。歸來富春山下，笑狂奴何事傲三公〔8〕。塵事休隨夜雨，扁舟好待秋風〔9〕。

【校】

五個版本所錄之字句皆同。

【箋注】

- 〔1〕木蘭花慢：此調有押短韻及不押短韻兩體，此屬不押短韻者，雙調，一百一字，前段九句四平韻，後段九句五平韻。
- 〔2〕到閑人閑處，更何必、問窮通：只求悠閒自適，毋須在意窮困與顯達。閑人閑處，同閒人閑處，指悠遊自得之境地，如趙師秀〈盧申之載酒舟中分韻得明字〉：「閒人閒處住，載酒荷高情。」段成己〈立春後數日盛寒不出因賦鄙語敬呈遜菴尊兄一笑〉：「誰伴閑人閑處閒，梅花枝上月團圓。」更何必問窮通，即不必詢問前途是困窘或通達，用法同柴元彪〈送黃集虛赴任知州〉：「買犢只因耕犂確，拂龜何必問窮通。」窮通，窮困與顯達，陶潛〈詠貧士〉：「介焉安其業，所樂非窮通。」謝靈運〈過白岸亭詩〉：「榮悴迭去來，窮通成休憾。」
- 〔3〕洗心觀易，散步攜筇：沉澱心靈研讀易書，策杖散步於山水之中。洗心，洗滌心胸，摒除惡念或雜念，《易經·繫辭上》：「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。」王維〈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〉：「洗心詎懸解，悟道正迷津。」散步攜筇，持杖漫步於山水間，白居易〈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〉：「緩步攜筇杖，徐吟展蜀箋。」齊己〈遊谷山寺〉：「此身有底難拋事，時復攜筇信步登。」筇，竹杖，因筇竹可為杖，故稱杖為筇，郭震〈雲〉：「聚散虛空去復還，野人閒處倚筇看。」王維〈謁璿上人〉：「床下阮家屐，窗前筇竹杖。」
- 〔4〕浮雲不堪攀慕，看長空澹澹沒孤鴻：指世事難以掌控。浮雲不堪攀慕，功業無法掌握之慨嘆，用法同杜甫〈前出塞〉：「浮雲暮南征，可望不可攀。」攀

慕，戀慕敬仰，陸雲〈吳故丞相陸公誄〉：「攀慕靡及，永戀光愛。」顏真卿〈與夫人帖〉：「惟攀慕不及，摧毀何堪，痛當奈何。」長空澹澹沒孤鴻，喻功名利祿轉眼成空，用法同杜牧〈登樂遊原〉：「長空澹澹孤鳥沒，萬古銷沉向此中。」長空，遼闊的天空，曹植〈愁霖賦〉：「瞻玄雲之曖曖兮，聽長空之淋淋。」梁簡文帝〈春宵〉：「花樹含春叢，羅帳夜長空。」澹澹，此作悠遠的樣子，元稹〈和樂天別弟後月夜作〉：「悵望天澹澹，因思路漫漫。」許渾〈鷺鷥〉：「西風澹澹水悠悠，雪點絲飄帶雨愁。」

- [5] 今古漁樵話裏，江山水墨圖中：古今成敗轉頭空。今古漁樵話裏，今古歷史盡在漁樵言談中，用法同岑參〈緱山西峰草堂作〉：「遂耽水木興，盡作漁樵言。」漁樵，隱居山林者，何遜〈夕望江橋示蕭諮議楊建康江主簿〉：「爾情深羣洛，予念返漁樵。」劉孝威〈奉和六月壬午應令〉：「初心重丘壑，微步懷漁樵。」江山水墨圖中，指江山已經改易，只能在水墨圖中見到。江山，國土或國家政權，如杜甫〈詠懷古跡〉：「江山故宅空文藻，雲雨荒臺豈夢思。」姚鵠〈書情獻知己〉：「花月登臨處，江山悵望中。」水墨圖，專用水墨渲染而成的圖畫，劉敞〈微雨登城〉：「淺深山色高低樹，一片江南水墨圖。」劉摯〈涵輝閣〉：「暫來祇是林泉客，長見須憑水墨圖。」

- [6] 千年事業一朝空。春夢曉聞鐘：言功名繁華如夢一場，轉眼成空。千年事業一朝空，指人世繁華轉眼成空，李嶠〈汾陰行〉：「千齡人事一朝空，四海爲家此路窮。」事業，偉大的功業，鮑照〈松柏篇〉：「戀戀念平生，事業有餘結。」杜甫〈上白帝城〉：「英雄餘事業，衰邁久風塵。」一朝，忽然有一天，陶潛〈飲酒〉：「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。」鮑照〈代東武吟〉：「時事一朝異，孤績誰復論。」春夢曉聞鐘，指美夢已醒，武元衡〈酬嚴維秋夜見寄〉：「遙夜思悠悠，聞鐘遠夢休。」春夢，美夢，此比喻幻想、妄想，劉長卿〈京口懷洛陽舊居兼寄廣陵二三知己〉：「那堪歲芳盡，更使春夢積。」錢起〈送鍾評事應宏詞下第東歸〉：「世事悠揚春夢裏，年光寂寞旅愁中。」

- [7] 得史筆標名，雲臺畫像，多少成功：感嘆歷代功臣能名留千史，或得國君感念者少。得史筆標名，即獲得史書記載。史筆，本爲史官直言記載歷史的筆法，此引申指歷史，曹植〈求自試表〉：「使名掛史筆，事列朝榮。」張說〈奉和御製與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東堂賜詩應制〉：「少留青史筆，未敢赤松期。」標名，題名，列舉其名也，如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》：「若師資所承，宜標名爲證者，乃著之雲。」李昉〈寄孟賓於〉：「初攜書劍別湘潭，金榜標名第十三。」雲臺畫像，典出於《後漢書·馬武傳》：「永平中，顯宗追感前世功臣，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。」指功臣名將，如司空圖〈商山〉：「清溪一路照羸身，不似雲臺畫像人。」唐彥謙〈奉使岐下聞唐弘夫行軍爲賊所擒傷而有作〉：「雲臺畫像皆何者，青史書名或不孤。」

- [8] 歸來富春山下，笑狂奴何事傲三公：指隱居山林比起追名逐利來得好。歸來富春山下，典出於《後漢書·嚴光傳》：「除爲諫議大夫，不屈，乃耕於富春山，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。」後引申爲幽居之處，李白〈古風〉：「長揖萬乘君，還歸富春山。」虞儔〈釣臺〉：「橫足論交萬乘輕，富春山水足平生。」笑狂奴、何事傲三公，典出自《後漢書·嚴光傳》：「嚴光字子陵，一名遵，會稽餘姚人也。少有高名，……司徒侯霸與光素舊，遣使奉書。使人因謂光曰：『公聞先生至，區區欲即詣造，迫於典司，是以不獲。願因日暮，自屈語言。』光不荅，乃投笥與之，口授曰：『君房足下：位至鼎足，甚善。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。』霸得書，封奏之。帝笑曰：『狂奴故態也。』車駕即日幸其館。光臥不起，帝即其臥所，撫光腹曰：『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爲理邪？』光又眠不應，良久，乃張目熟視，曰：『昔唐堯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！』帝曰：『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邪？』於是升輿歎息而去。」指出嚴光藐視權貴、狂放不羈的脾氣，後代文人意多以此典詠之，陸龜蒙〈嚴光釣臺〉：「片帆竿外揖清風，石立雲孤萬古中。不是狂奴爲故態，仲華爭得黑頭公。」楊傑〈嚴光〉：「狂奴肯顧安車聘，祇愛東陽七里灘。誰道世間人不識，客星光射紫微寒。」三公，人臣中最高的三個官位，如盧照鄰〈詠史〉：「三公不敢吏，五鹿何能酬。」韓愈〈符讀書城南〉：「不見三公後，寒飢出無驢。」
- [9] 塵事休隨夜雨，扁舟好待秋風：指忘卻塵世煩憂，悠然度日。塵事休隨夜雨，塵俗的事務不要像夜雨一般滴瀝不絕。塵事，世俗的事務，陶淵明〈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〉：「閑居三十載，遂與塵事冥。」張九齡〈南山下舊居閒放〉：「塊然屏塵事，幽獨坐林間。」休隨，別跟隨，杜甫〈人日〉：「尊前柏葉休隨酒，勝里金花巧耐寒。」宋祁〈幽禽〉：「已伴傳書燕，休隨匝樹鷗。」扁舟好待秋風，指已有歸隱山林的企盼，杜甫〈送裴二虬作尉永嘉〉：「扁舟吾已就，把釣待秋風。」扁舟，小船，庾信〈哀江南賦〉：「吹落葉之扁舟，飄長風於上游。」劉長卿〈東湖送朱逸人歸〉：「山色湖光併在東，扁舟歸去有樵風。」好待，好整以暇地等待，皮日休〈寒日書齋即事〉：「空庭好待中宵月，獨禮星辰學步罡。」韓湘〈答從叔愈〉：「好待功名成就日，欲收身去臥煙蘿。」

二

既天生萬物，自隨分、有安排〔1〕。看鷺鷥雲霄，驂騑道路，斥鷃蒿萊〔2〕。東君更相料理，著春風吹處百花開〔3〕。戰馬頻投北望，賓鴻又自南來〔4〕。紫垣星月隔塵埃。千載拆中台〔5〕。歎麟出非

時，鳳歸何日，草滿金臺〔6〕。江山閱人多矣，計古來英物總沉埋〔7〕。

鏡裏不堪看鬢，樽前且好開懷〔8〕。

【校】

〔樽前〕：天順鈔本、弘治刻本、四庫本作「樽前」；四印齋本、唐圭璋《全金元詞》俱作「尊前」。樽，同尊，酒器也。

【箋注】

- 〔1〕既天生萬物，自隨分、有安排：言天生萬物，自然安排其職責份際，徐鉉〈游衛氏林亭序〉：「天生萬物，貴適其性。」傅公謀〈水調歌頭〉：「明日人間事，天自有安排。」既，既然，《論語·季氏》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《詩經·出車》：「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」隨分，按照力量或條件許可，呂溫〈自江華之衡陽途中作〉：「人生隨分爲憂喜，迴雁峰南是北歸。」白居易〈夢得相過援琴命酒因彈秋思偶詠所懷兼寄繼之待價二相府〉：「雙鳳棲梧魚在藻，飛沉隨分各逍遙。」
- 〔2〕看鸞鸞雲霄，驂騑道路，斥鷃蒿萊：呼應天生萬物自有安排。鸞鸞雲霄，鸞鸞在天際飛翔。鸞鸞，紫文，爲鳳之佐，舊以爲祥瑞之鳥，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：「周之興也，鸞鸞鳴於岐山。」獨孤及〈夏中酬於遯畢耀問病見贈〉：「鸞鸞何處來，雙舞下碧空。」雲霄，天際也，曹植〈盤石篇〉：「高彼凌雲霄，浮氣象螭龍。」陶淵明〈己酉歲九月九日〉：「哀蟬無歸響，叢雁鳴雲霄。」驂騑道路，駿馬在道路上奔馳。驂騑，周穆王八匹駿馬之一，後用以泛指紅色的駿馬，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騏驎驂騑，一日而馳千里。」揚雄〈反騷〉：「騁驂騑以曲躡兮，驢騾連蹇而齊足。」斥鷃蒿萊，斥鷃於原野間低飛穿梭，典出於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斥鷃笑之曰：『彼且奚適也，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。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』」斥鷃，鳥名，頭小尾禿，額、頭側、頰及喉部羽毛呈淡紅色，《抱朴子·內篇·明本》：「猶斥鷃之揮短翅，以凌陽侯之波。」嵇康〈述志詩〉：「斥鷃擅蒿林，仰笑神鳳飛。」
- 〔3〕東君更相料理，著春風吹處百花開：言萬象各司其職。東君，即春神，王初〈立春後作詩〉：「東君珂佩響珊珊，青馭多時下九關。」薛濤〈試新服裁制初成〉：「春風因過東君舍，偷樣人間染百花。」料理，照顧，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：「汝若爲選官，當好料理此人。」杜甫〈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〉：「詩酒尚堪驅使在，未須料理白頭人。」著春風吹處百花開，指春風吹拂，百花盛開的情形，武元衡〈長安春望〉：「宿雨淨煙霞，春風綻百花。」著，命令、吩咐，王建《和蔣學士新授章服》：「看宣賜處驚回眼，著謝恩時便稱身。」皎然〈別洞曄維諒上人〉：「情著春風生橘樹，歸心不怕洞庭波。」

- 〔4〕戰馬頻投北望，賓鴻又自南來：藉戰馬、賓鴻欲北來，說明人才想要有所作為。戰馬頻投北望，駿馬頻頻北看戰場，希望能盡己所能，楊炯《紫驪馬》：「發跡來南海，長鳴向北州。」李元紘《綠墀怨》：「征馬噪金珂，嫖姚向北河。」頻，表示頻度，相當於屢、連，楊樹達《詞詮·卷一》：「頻，副詞。屢也，連也。」《後漢書·劉般傳附劉愷》：「頻歷二司，舉動得禮。」投，表示方位、方向，相當於朝、向，崔顥《贈王威古》：「射麋入深谷，飲馬投荒泉。」李賀《自昌谷到洛後門》：「強行到東舍，解馬投舊鄰。」賓鴻又自南來，鴻鳥從南方來依附，《楚辭·九章·抽思》：「有鳥自南兮，來集漢北，好姱佳麗兮，胖獨處此異域。」賓鴻，鴻鳥，梁元帝《言志賦》：「聞賓鴻之夜飛，想過沛而霑衣。」徐陵《在北齊與宗室書》：「望驥馬而增勞，瞻賓鴻而永歎。」
- 〔5〕紫垣星月隔塵埃。千載拆中台：言自古英才總無出頭之日。紫垣，三垣之一，位在北斗七星的東北方，東八顆，西七顆，各成列，似城牆護衛著北極星，亦稱紫宮、紫微，權德輿《奉和張舍人閣老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以書事通簡僚友》：「紫垣宿清夜，藹藹復沉沉。」元稹《酬東川李相公十六韻》：「昔附赤霄羽，葳蕤遊紫垣。」拆中台，賢臣多為人所害，典出於《晉書·張華列傳》：「張華字茂先，范陽方城人也。……少自修謹，造次必以禮度。勇於赴義，篤於周急。器識弘曠，時人罕能測之。……少子璉以中台星坼，勸華遜位。華不從，曰：『天道玄遠，惟修德以應之耳。不如靜以待之，以俟天命。』及倫、秀將廢賈後，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：『今社稷將危，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，為霸者之事。』華知秀等必成篡奪，乃距之。雅怒曰：『刃將加頸，而吐言如此！』不顧而出。……是夜難作，詐稱詔召華，遂與裴頠俱被收。華將死，謂張林曰：『卿欲害忠臣耶？』林稱詔詰之曰：『卿為宰相，任天下事，太子之廢，不能死節，何也？』華曰：『式乾之議，臣諫事具存，非不諫也。』林曰：『諫若不從，何不去位？』華不能答。須臾，使者至曰：『詔斬公。』華曰：『臣先帝老臣，中心如丹。臣不愛死，懼王室之難，禍不可測也。』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，夷三族，朝野莫不悲痛之。時年六十九。」又《晉書·天文志》：「永康元年三月，中台星坼，太白晝見。占曰：『台星失常，三公憂。太白晝見，為不臣。』是月，賈後殺太子，趙王倫尋廢殺後，斬司空張華。」拆，亦作坼，有裂開、綻開之意；中台，司中，主宗室之星，杜甫《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》：「漢庭和異域，晉史坼中台。」李白《送岑徵君歸鳴皋山》：「奕世皆夔龍，中台竟三拆。」
- 〔6〕歎麟出非時，鳳歸何日，草滿金臺：慨士人多懷才不遇。麟出非時，人才生不逢時，梅堯臣《效阮步兵一日復一日》：「麒麟出非時，未免西狩獲。」劉過《懷古四首為知己魏倅元長賦兼呈王永叔宗丞戴少望》：「瑞麟出非時，巷

伯終見戕。」鳳，傳說中的百鳥之王，為象徵祥瑞的鳥，《尚書·虞書》：「簫韶九成，鳳皇來儀。」《禮記·禮運》：「麟鳳龜龍，謂之四靈。」草滿金臺，昔日招賢之處，早被蔓草給湮沒了。金臺，位今河北省易水縣境內，戰國時燕昭王欲復齊人滅國的仇恨，要招納賢士，於是以郭隗為師，為之築臺，布金於上，以招致四方豪傑，稱為黃金臺，後亦用以指招攬賢良的地方，鮑照〈放歌行〉：「豈伊白璧賜，將起黃金臺。」陳子昂〈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〉：「隗君亦何幸，遂起黃金臺。」

- 〔7〕江山閱人多矣，計古來英物總沉埋：感嘆自古英雄總被埋沒。江山閱人多矣，指歷代都有很多人才。江山，指江河與山嶽，即自然，《莊子·山木》：「彼其道遠而險，又有江山。我無舟車，奈何？」張九齡〈九月九日登龍山〉：「清明風日好，歷落江山望。」閱，容納，《詩·邶風·谷風》：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」《荀子·王制》：「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，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，我今將來致之，並閱之，砥礪之於朝廷。」計古來英物總沉埋，審度古來之英雄多被埋沒。計，考察、審核，《管子·八觀》：「行其田野，視其耕耘，計其農事，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。」《孫臏兵法·威王問》：「料敵計險，必察遠近。」英物，優秀而傑出的人物，陳舜俞〈挽劉夫人詞〉：「翩翩三鳳皆英物，蹭蹬雙駒亦駿才。」蘇軾〈賀陳述古弟章生子〉：「我亦從來識英物，試教啼看定何如。」沉埋，埋沒隱藏，李昌符〈詠鐵馬鞭〉：「時來終薦明君用，莫歎沉埋二百年。」呂巖〈紹興道會〉：「我在目前人不識，為留一笠莫沉埋。」
- 〔8〕鏡裏不堪看鬢，樽前且好開懷：言年華已去，卻無法得人重用，只有求飲酒以開懷。鏡裏不堪看鬢，嘆年華已老去，意同於李白〈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〉：「覺罷攬明鏡，鬢毛颯已霜。」岑參〈下外江舟懷終南舊居〉：「顏容老難顏，把鏡悲鬢髮。」不堪，無法承受，張九齡〈望月懷遠〉：「不堪盈手贈，還寢夢佳期。」孫逖〈宴越府陳法曹西亭〉：「江南歸思逼，春雁不堪聞。」樽前且好開懷，暫且拋開俗事，但求一醉，意同於杜牧〈張好好詩〉：「身外任塵土，樽前極歡娛。」薛逢〈春晚東園曉思〉：「也知留滯年華晚，爭那樽前樂未央。」

三

笑平生活計，渺浮海、一虛舟〔1〕。任紫塞風沙，烏蠻瘴霧，即處林丘〔2〕。天地幾番朝暮，問夕陽無語水東流〔3〕。白首王家年少，夢魂正繞揚州〔4〕。鳳城歌舞酒家樓。肯管世間愁〔5〕。奈麋鹿疎情，煙霞痼疾，難與同遊〔6〕。桃花為春憔悴，念劉郎雙鬢也成秋〔7〕。舊事十年夜雨，不堪重到心頭〔8〕。

【校】

〔即處林丘〕：天順舊鈔本、四庫本、四印齋本、《全金元詞》俱作「即處林丘」，唯弘治本作「郎處林丘」。根據文意判斷，當以「即處林丘」爲是。

〔白首王家年少〕：天順舊鈔本、弘治本、四庫本俱作「白首王家少年」；四印齋本、《全金元詞》俱作「王家年少」。《康熙詞譜》統整宋至清以來之〈木蘭花慢〉，考訂此闕詞有十二體，而劉秉忠此闕詞大致同於所載宋程垓〈木蘭花慢〉（倩嬌鶯姁燕）之音律句式，第八句之音律爲「◎●◎○●●」。又劉秉忠其餘三闕〈木蘭花慢〉之第八句分別爲：「今古漁樵話裏」，「○●○○●●」；「戰馬頻投北望」，「●●○○●●」；「花月流連醉客」，「○●○○●●」。由此可知，第六字必是仄聲，故應取「白首王家年少」爲是。

〔疎情〕：天順鈔本、弘治本、四庫本作「疎情」；四印齋本、《全金元詞》作「疏情」。疎，同疏，爲疏之異體字。

〔煙霞〕：天順鈔本、弘治本、四庫本作「烟霞」；四印齋本、《全金元詞》作「煙霞」。烟、煙相通。雖寫法有異，但其意義相同，並無出入。

【箋注】

- 〔1〕笑平生活計，渺浮海、一虛舟：自言只求隱居悠閒的日子。平生活計，生活方式，釋覺範〈寂音自贊〉：「平生活計無窖子，真是汾陽五世孫。」薛季宣〈思鄉奉和〉：「杯室開門傍石泉，平生活計枕書眠。」活計，生計也，王建〈晚秋病中〉：「萬事風吹過耳輪，貧兒活計亦曾聞。」孟郊〈送淡公〉：「倚詩爲活計，從古多無肥。」渺浮海，一虛舟，即過著悠遊自適的生活，典出自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曰：『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其由與？』」意同於孟浩然〈歲暮海上作〉：「仲尼既雲歿，餘亦浮於海。昏見斗柄回，方知歲星改。」元結〈閔荒詩〉：「意欲出明堂，便登浮海舟。」
- 〔2〕任紫塞風沙，烏蠻瘴霧，即處林丘：說明邊塞、烏蠻等地環境惡劣。紫塞風沙，邊塞風塵飛揚，李白〈出自薊北門行〉：「列卒赤山下，開營紫塞傍。孟冬風沙緊，旌旗颯凋傷。」朱慶餘〈塞下感懷〉：「竟日風沙急，臨秋草木殘。」紫塞，秦所築長城之土皆紫色，故稱長城爲紫塞，鮑照〈蕪城賦〉：「南馳蒼梧、漲海，北走紫塞、鴈門。」駱賓王〈邊城落日〉：「紫塞流沙北，黃圖灞水東。」烏蠻，中國邊疆古族名，分部在邛部川，即今越西縣越西河流域，多瘴氣，杜甫〈孟冬〉：「巫峽寒都薄，烏蠻瘴遠隨。」徐凝〈蠻入西川後〉：「紛紛塞外烏蠻賊，驅盡江頭濯錦娘。」即處，所到之處。即，到、靠近、登上，《論語·子張》：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《儀禮·大射禮》：「射人告具於公，公升，即位于席，西鄉。」林丘，林木與山丘，指荒野之地，孟

- 雲卿〈行行且遊獵篇〉：「遲遲平原上，狐兔奔林丘。」韋應物〈遊靈巖寺〉：「吳岫分煙景，楚甸散林丘。」
- [3] 天地幾番朝暮，問夕陽無語水東流：日復一日，卻無人關切瞭解。天地幾番朝暮，喻時間已久，蘇軾〈望雲樓〉：「陰晴朝暮幾回新，已向虛空付此身。」幾番，多次也，李端〈聽夜雨寄盧綸〉：「聞君此夜東林宿，聽得荷池幾番聲。」李頻〈題張司馬別墅〉：「庭前樹盡手中栽，先後花分幾番開。」無語水東流，用來表示無奈或惆悵，意同於高蟾〈秋日北固晚望〉：「何事滿江惆悵水，年年無語向東流。」柳永〈八聲甘州〉：「是處紅衰綠減，苒苒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」
- [4] 白首王家年少，夢魂正繞揚州：昔時年少的皇孫貴胄，如今儘管頭髮已經斑白，仍想著奢靡的生活。白首王家少年，指頭髮已白的貴族。白首，人老髮白，杜淹〈寄贈齊公〉：「赭衣登蜀道，白首別秦川。」崔湜〈至桃林塞作〉：「丹心恆戀闕，白首更辭親。」王家年少，身分地位顯貴之少年，葉適〈剡谿舟中〉：「王家少年未省事，扁舟往來何所自。」年少，少年，年輕人，《三國志·蜀書·先主傳》：「好結交豪俠，年少爭附之。」寒山子〈寒山詩集〉：「年少從傍來，白馬黃金羈。」夢魂正繞揚州，對繁華的揚州仍戀慕不已，陳造〈趙介卿見簡解嘲〉：「詩翁它日揚州夢，回施京華美少年。」耶律楚材〈感事〉：「山寺幽居思少室，梅花歸夢遶揚州。」夢魂，心裡有所思念，精誠入於夢中，張文收〈大酺樂〉：「倘隨明月去，莫道夢魂遙。」劉希夷〈巫山懷古〉：「顏想臥瑤席，夢魂何翩翩。」揚州，周漢以來，各朝皆置揚州，其地愈後愈狹，治所亦屢有遷易，東漢揚州治合肥，三國吳移治建業，隋改爲江都郡，治江都，在今江蘇江都縣地，由於漕運、鹽法的關係，由隋唐至明清，其地繁華冠於全國，或稱維揚，王泠然〈汴堤柳〉：「隋家天子憶揚州，厭坐深宮傍海遊。」劉長卿〈留辭〉：「南楚迢迢通漢口，西江淼淼去揚州。」
- [5] 鳳城歌舞酒家樓。肯管世間愁：感慨權貴不知民間疾苦。鳳城歌舞酒家樓，形容帝都繁榮的樣子，李廓〈長安少年行〉：「曉日尋花去，春風帶酒歸。青樓無晝夜，歌舞歇時稀。」鳳城，帝都，韋承慶〈寒食應制〉：「鳳城春色晚，龍禁早暉通。」杜甫〈夜詩〉：「步蟾倚杖看牛鬥，銀漢遙應接鳳城。」肯管世間愁，怎麼會理會世間的愁苦，姜特立〈滿江紅〉：「風月好，紛絲竹。都不管世間、是非榮辱。」肯管，怎管，盧仝〈悲新年〉：「太歲只遊桃李徑，春風肯管幾寒枝。」世間愁，世間的愁苦，姚合〈閒居遣懷〉：「慣無身無事，不信世間愁。」張祜〈少年樂〉：「眼前長貴盛，那信世間愁。」
- [6] 奈麋鹿疎情，煙霞痼疾，難與同遊：表明自己無法與貴胄們同流。麋鹿疎情，用來比喻自己性喜離群而居、放跡江湖。麋鹿，動物名，偶蹄目鹿科，原分佈於我國北方草原與沼澤，角甚長似鹿，尾似馬，蹄似牛，頸似駱駝，陳子

昂〈感遇詩〉：「豈徒山木壽，空與麋鹿群。」杜甫〈題張氏隱居〉：「不貪夜識金銀氣，遠害朝看麋鹿遊。」疎情，不親近人情。疎，疏也，有疏遠、不親近之意，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夫禮者，所以定親疏，決嫌疑，別同異，明是非也。」《新唐書·魏元忠傳》：「中古以來，大道乖喪，疏賢哲，親近習，乃委之以事，授之以權。」煙霞痼疾，喻熱愛山水成癖，典出於《舊唐書·田遊巖傳》：「田遊巖，京兆三原人也。初補太學生，後罷歸，遊於太白山，每遇林泉會意，輒留連不能去。……調露中，高宗幸嵩山，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，遊巖山衣田冠出拜，帝令左右扶止之，謂曰：『先生養道山中，比得佳否？』遊巖曰：『臣泉石膏肓，煙霞痼疾，既逢聖代，幸得逍遙。』」釋覺範〈讀古德傳〉：「巖壑形骸雖可畫，煙霞痼疾不須醫。」

- [7] 桃花爲春憔悴，念劉郎雙鬢也成秋：嘆年華老去，但卻仍在官場無法抽身。劉秉忠用與之同姓劉禹錫之典故表達心中的感慨，《舊唐書·劉禹錫傳》：「禹錫銜前事未已，復作遊玄都觀詩序曰：『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，時此觀中未有花木，是歲出牧連州，尋貶朗州司馬。居十年，召還京師，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，如燦晨霞，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。旋又出牧，於今十有四年，得爲主客郎中。重遊茲觀，蕩然無復一樹，唯兔葵燕麥，動搖於春風，因再題二十八字，以俟後遊。』其前篇有『玄都觀裏桃千樹，總是劉郎去後栽』之句，後篇有『種桃道士今何在，前度劉郎又到來』之句，人嘉其才而薄其行。」憔悴，凋零飄揚，白居易〈別種東坡花樹兩絕〉：「花林好住莫憔悴，春至但知依舊春。」雙鬢也成秋，形容年華老去，意同王維〈秋夜獨坐〉：「獨坐悲雙鬢，空堂欲二更。」徐夔〈山寺寓居〉：「終去四明成大道，暫從雙鬢許秋霜。」

- [8] 舊事十年夜雨，不堪重到心頭：不堪的往事此時一一浮上心頭，意同於杜荀鶴〈旅舍遇雨〉：「半夜燈前十年事，一時和雨到心頭。」崔道融〈秋夕〉：「一夜雨聲多少事，不思量盡到心頭。」不堪，不好的回憶，張說〈廣州江中作〉：「去國年方晏，愁心轉不堪。」萬楚〈小山歌〉：「今日長歌思不堪，君行爲報三青鳥。」心頭，心裡，白居易〈思往喜今〉：「爭似如今作賓客，都無一念到心頭。」杜荀鶴〈題開元寺門閣〉：「唯有禪居離塵俗，了無榮辱掛心頭。」

四 混一後賦^[1]

望乾坤浩蕩，曾際會、好風雲^[2]。想漢鼎初成，唐基始建，生物如春^[3]。東風吹徧原野，但無言紅綠自紛紛^[4]。花月流連醉客，江山憔悴醒人^[5]。龍蛇一屈一還伸。未信喪斯文^[6]。復上古淳風，先王大典，不費經綸^[7]。天君幾時揮手，倒銀河直下洗囂塵^[8]。

鼓舞五華驚驚，謳歌一角麒麟 [9]。

【校】

此闕詞唯見四印齋本、《全金元詞》，天順舊鈔本、弘治本、四庫本皆無收錄。

〔不費經綸〕：四印齋本作「不費經綸」；《全金元詞》作「不貴經綸」。因唐圭璋《全金元詞》所錄之《藏春樂府》，據丁丙所藏四庫抄本，校補臨桂四印齋王鵬運所刻之版本而來，四庫抄本未見此闕，可知唐圭璋此處所錄，當據四印齋本而來。然「不費經綸」之意，近曹彥約〈送趙侍郎被召〉：「不應持久費經綸。」亦較能與上文銜接，故當以四印齋本「不費經綸」爲是。唐圭璋《全金元詞》「不貴經綸」，應是誤植。

【箋注】

- [1] 混一後賦：查洪德〈劉秉忠文學文獻留存情況之考查〉據題之時間點推論，認爲此闕詞應在至元十三年（西元 1276 年）忽必烈統一中原之後所作，而劉秉忠於至元十一年即歿，應爲僞作。然李治〈車駕班師賀表〉（中統元年九月，爲眞定廉宣撫作）：「氛祲廓清，車書混一，大統會歸於中統，太平今睹於開平。」內容便言及「混一」，爲元代史料中最早言及「混一」者，可見中統時便有「混一」之說，故此闕詞應是劉秉忠本人所作。混一，統合爲一，《戰國策·卷十四》：「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，而欲經營天下、混一諸侯，其不可成也，亦明矣。」《晉書·謝安傳》：「安方欲混一文軌，上疏求自北征。」賦，吟詠、寫作，《楚辭·橘頌》：「介眇志之所惑兮，竊賦詩之所明。」司馬遷〈報任少卿書〉：「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。」
- [2] 望乾坤浩蕩，曾際會、好風雲：遙想古來也曾有風雲際會之時。乾坤浩蕩，天地曠遠的樣子，韓愈〈喜雪獻裴尚書〉：「浩蕩乾坤合，霏微物象移。」李流謙〈次韻陳彥博梅飲之什〉：「又向疎梅檢校春，乾坤浩蕩日趨新。」乾坤，本是易經上的兩個卦名，後借稱天地，韋承慶〈直中書省〉：「大造乾坤闢，深恩雨露垂。」沈佺期〈再入道場紀事應制〉：「見闢乾坤新定位，看題日月更高懸。」曾際會，好風雲，言曾經也有才士賢臣爲時所用的時候，杜甫〈夔府書懷四十韻〉：「社稷經綸地，風雲際會期。」秦韜玉〈仙掌詩〉：「爲餘勢負天工背，索取風雲際會身。」
- [3] 想漢鼎初成，唐基始建，生物如春：描述漢、唐始成之情形。漢鼎，漢朝也，戴叔倫〈京口懷古〉：「三方歸漢鼎，一水限吳州。」杜牧〈故洛陽城有感〉：「銅鞮豈能留漢鼎，清談空解識胡兒。」唐基，唐朝也，班孟堅〈典引〉：「赫赫聖漢，巍巍唐基，泝測其源，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。」生物如春，形容

- 充滿生機的樣子，裴度〈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〉：「煦物如春，化人如神。」曹彥約〈答都昌朱宰賀正旦啓〉：「茹連可待花種，先成生物如春。」
- 〔4〕東風吹徧原野，但無言紅綠自紛紛：藉此說明漢唐並未有嚴格之政令，卻能開創盛世。吹徧，即吹遍也，唐彥謙〈春草〉：「春風自年年，吹遍天涯綠。」趙長卿〈水龍吟〉：「吹遍春風，耀殘明月，總傷心處。」但，相當於祇管、儘管，《字彙·人部》：「但，任從也。」《晉書·謝玄傳》：「堅曰：『但卻軍，令得過，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，逼而殺之。』」無言紅綠自紛紛，指不刻意卻可以讓花草繁盛，馮延巳〈舞春風〉：「蕙蘭有恨枝尤綠，桃李無言花自紅。」自紛紛，多而雜亂的樣子，韓偓〈山驛〉：「瀟灑襟懷遺世慮，驛樓紅葉自紛紛。」郭祥正〈晝眠呈夢錫〉：「向晚欠伸徐出戶，落花簾外自紛紛。」
- 〔5〕花月流連醉客，江山憔悴醒人：花月江山既能讓人流連，亦能使人警醒。花月流連醉客，風花雪月之美景令人沉醉流連。流連，留連也，留滯、徘徊不忍離去，陳子良〈夏晚尋於政世置酒賦韻〉：「以茲山水地，留連風月心。」唐彥謙〈寄友〉：「新酒秦淮縮項鱸，凌霄花下共流連。」江山憔悴醒人，客遊所歷雖江山勝景亦令人憔悴，杜甫〈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〉：「藻鏡留連客，江山憔悴人。」姚勉〈有懷族子〉：「江山憔悴生歸思，風雨淒涼夢故人。」
- 〔6〕龍蛇一屈一還伸。未信喪斯文：言相信禮樂教化制度依然存在。龍蛇一屈一還伸，龍蛇屈伸乃自然之定理。龍蛇，在此比喻非凡的人，《易經·繫辭下》：「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；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」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一年》：「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蛇。」未信喪斯文，不信禮樂制度已無。斯文，禮樂制度教化，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」《漢書·敘傳下》：「武功既抗，亦迪斯文，憲章六學，統壹聖真。」
- 〔7〕復上古淳風，先王大典，不費經綸：恢復遠古淳樸之典章風氣，不荒廢國事。復上古淳風，恢復上古時期的淳樸風氣。復，恢復，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：「三去相，三復位。」《世說新語·方正》：「我令卿復君臣之好，何以猶絕？」上古，遠古時代，古人以書契時代以前為上古，今多以洪荒至秦、漢以前為上古，《易經·繫辭下》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」司馬相如〈封禪文〉：「伊上古之初肇，自昊穹兮生民。」先王大典，古代聖王所行的隆重典禮，歐陽脩〈日本刀歌〉：「先王大典藏夷貊，蒼浩浩蕩無通津。」先王，或作前王，古代聖王，《書經·梓材》：「先王既勤用明德，懷為夾，庶邦享作，兄弟方來。」劉勰〈文心雕龍·徵聖〉：「先王聖化，布在方冊。」不費經綸，指國君能勵精圖治，曹彥約〈送趙侍郎被召〉：「祇為分憂輟近臣，不應持久費經綸。」費，消耗、花用，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費，損也。」《墨子·所染》：「傷形費神，愁心勞意。」經綸，本為整理蠶絲，引申為規劃、治理，《禮記·中庸》：「惟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」《後漢書·南匈奴傳》：「自後

經綸失方，畔服不一。」

- [8] 天君幾時揮手，倒銀河直下洗囂塵：期待君主能勵精圖治。天君幾時揮手，上天什麼時候揮動雙手。天君，天神，米芾〈宿紫極宮〉：「道士神升金闕下，天君光降玉虛中。」直下洗囂塵，向下清淨喧囂煩擾的人世，葉適〈哭鄭丈〉：「清風如尚想，猶足洗囂塵。」直下，即向下，李白〈望廬山瀑布詩〉：「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。」杜甫〈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〉：「白帝城門水雲外，低身直下八千尺。」囂塵，比喻紛擾的人世，虞世南〈奉和月夜觀星應令〉：「清風滌暑氣，零露淨囂塵。」駱賓王〈夏日遊目聊作〉：「暫屏囂塵累，言尋物外情。」
- [9] 鼓舞五華鸞鷟，謳歌一角麒麟：藉羽色華麗的鸞鷟飛舞，象徵祥瑞的麒麟謳歌，來形容美好繁盛的國度。鼓舞，因為歡悅而興奮，張九齡〈奉和聖製燭龍齋祭〉：「精意允溢，群靈鼓舞。」李元紘〈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〉：「銜恩傾旨酒，鼓舞詠康詩。」謳歌，歌詠以頌功德，《孟子·萬章上》：「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」沈佺期〈赦到不得歸題江上石〉：「聖主謳歌洽，賢臣法令齊。」麒麟，亦作騏驎，一種傳說中罕見的神獸，形似鹿，但體積較大，牛尾、馬蹄，頭上有獨角，背上有五彩毛紋，腹部有黃色毛，因性情溫和，不傷人畜，不踐踏花草，故稱爲仁獸，相傳世有聖人時此獸才會出現，《禮記·禮運》：「天降膏露，地出醴泉，山出器車，河出馬圖，鳳凰麒麟皆在郊棷，龜龍在宮沼，其餘鳥獸之卵胎，皆可俯而闕也。則是無故，先王能修禮以達義，體信以達順，故此順之實也。」

風流子 [1]

書帙省淹留。人間事、一笑不須愁 [2]。紅日半窗，夢隨蝴蝶，碧雲千里，歸驄驛驢 [3]。酒杯裏、功名渾瑣瑣，今古兩悠悠 [4]。漢代典刑，蕭曹畫一，晉朝人物，王謝風流 [5]。冠蓋照神州。春風弄絲竹，勝處追遊 [6]。詩興筆搖牙管，字字銀鈎 [7]。遇美景良辰，尋芳上苑，賞心樂事，取醉南樓 [8]。好在五湖煙浪，誰識歸舟 [9]。

【校】

〔人間事〕：天順鈔本、弘治本、四庫本作、《全金元詞》俱作「人間事」，唯四印齋本作「人閒事」。閒，中間，同「間」。

〔半窗〕：天順鈔本、四印齋本、《全金元詞》作「半窗」；弘治本作「半窓」；四庫本作「半窻」。窓、窻，乃窗之異體字。

〔蝴蝶〕：天順鈔本、弘治本、四庫本作「胡蝶」；四印齋本、《全金元詞》